

客廳沙發的角落坐著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，他在沙發上已呆坐了好一會，他不言不語臉上沒有多少表情，目光也有些呆滯無神，他有時閉目好像在沉思，有時又張眼望向窗外，似乎在看著甚麼或等著甚麼，久久才發出一聲旁人幾乎聽不見的嘆息聲。

在客廳略顯昏暗光線的映照下，老人看起來滿臉皺紋卻又透露出一股淡淡的剛毅表情，從他的神態及面部表情看來，老人似乎曾經飽嚙風霜。



飛行胸章

。風從雲。



軍方配發給戰機飛行員之飛行胸章。

老人移動了一下身體，彎著腰從沙發旁的茶几上拾起一副老花眼鏡，兩手慢慢地把鏡架張開後掛在兩耳上，又輕輕地移動了身子打開了放在茶几上的一個小餅乾鐵盒，鐵盒裡裝著一些雜物，他拿起一疊照片仔細地翻閱，同時喉嚨中不時地發出輕嘆聲。

照片中的主角是一位身穿空軍軍裝的英俊男孩，約莫二十幾歲的樣子，看起來有些成熟穩重，但眉宇間仍然露出一些稚氣的模樣，男孩的臉部輪廓及眼神與老人有著幾分的神似，老人雙手捧著照片看著看著，眼瞼不知不覺地眨了起來，眼珠也有些濕潤而發亮，老人再看了一眼照片後，靜靜地把照片放回餅乾盒中。

他繼續撥弄著鐵盒中的雜物，他拿起一個銀白色約有五公分長短的金屬物體放在左手心，右手慢慢地撫摸著。

那是一隻銀質飛鷹，是軍方配發給戰機飛行員的飛行胸章，老人清楚地知道這隻飛鷹所

代表的意義，它是許多熱血愛國青年追求的一個願望與抱負，它代表著一種身份與榮耀，更代表著一種責任與使命。老人用手指不停地撫摸著飛鷹，兩眼再度濕潤而發亮，他開始陷入沉思與模糊不清的記憶中。

老人是政府播遷來臺時，隻身跟著軍隊離鄉背井來到臺灣的一位尉階軍官，初期仍指望政府帶著大家反攻大陸，並計畫回到家鄉後即與青梅竹馬的表妹成親；但經過幾年的光景，他發現回鄉的機會已甚為渺茫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，認識了照片中男孩的母親，兩人交往一陣子後很快地便結婚成家，不久也有了孩子，但也僅僅就生了一個男孩，因為三年後男孩的母親患了一場大病，搶救不及而身亡。

老人父兼母職辛苦地撫育小男孩長大，十幾年之後，男孩已從中學畢業，在父親軍人身份的影響及薰陶下，他想繼承父志與父親一樣執干戈衛社稷，同時也有著年輕人擁有的夢想，他想當個戰機飛行員翱翔長空，以更直接的方式衛國護疆。

老人覺得兒子比他更有出息，在自己因戰禍而浪跡海隅的處境下，對於兒子的抱負與志願著實沒有理由反對，於是男孩進入空軍幼年學校就讀

，三年之後順利的直升空軍官校，不數年工夫，男孩終於完成了心願，成了一位年輕的空軍飛行軍官。

當老人受邀來到空軍官校參加男孩的畢業典禮，看見空軍總司令爲兒子佩掛飛行胸章的那一刻，老人眼眶中泛著高興的淚水，他感覺到無比的驕傲與滿足，覺得辛苦有了代價，晚年有了依靠，也覺得兒子的前途充滿著光明。

幾年之後，當老人覺得爭氣的兒子正要光耀門楣時，從兒子服役的部隊傳來了晴天霹靂的消息，年輕的飛官在一次海峽巡弋的任務中因戰機故障跳傘，在海面失蹤了。

老人顫抖著雙肩不停地抽泣，臉上老淚縱橫，他簡直不敢相信他聽到的每一句話，也無法接受兒子不再歸來的殘酷事實。

此後老人陷入了人生的低潮中，世間的一切對他來說似乎已是多餘也毫無任何意義，若不是兒子的同袍再三前來慰問與探望，他簡直無法度過每一個晨昏。

年輕的飛官失蹤半年後，以烈士之名入祀忠烈祠，讓老人稍感告慰；但喪子之痛卻如熾鐵一樣深深地烙在老人的心頭肉上，日夜侵蝕著他孤獨的心。老人年輕時隻身來臺，經過一

番折騰，如今老來之際仍是孑然一身，他無語問天，他知道就是他問了天，天也是無語回應。

老人抬起頭來看了窗外一眼，窗外已被夜色籠罩，老人回過頭再次看著飛鷹，將飛鷹放入了上衣口袋緩緩站了起來，拄著拐杖，拖著佝僂的身軀慢慢地走向戶外，最後，老人孤獨的身影消失在巷弄昏暗的夜色中。

老人準備到巷口的麵攤上叫瓶小酒，他要與口袋中的兒子喝上幾杯，跟兒子說說話順便發發牢騷，這已是他二十多年來的習慣，也是支撐他活下去的唯一慰藉。



拄著拐杖，拖著佝僂身軀的老人，孤獨地行走於巷弄昏暗的夜色中。

本刊啟事

一、第九四一期（一〇七年十月號）〈一句答非所問的回覆〉一文中，第三十六頁，第三段，「因此問我：『家父原先在空軍中哪個單位服務？』」，應爲「因此問我家父原先在空軍中哪個單位服務？」，係添補標點符號有誤，特此更正，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。

二、爲配合主計作業規定，欲訂閱本刊者，請將款項以匯款方式匯至「臺灣土地銀行南港分行，帳號：〇〇四〇五六〇二一〇七三，戶名：九〇二五一—一〇一〇一專戶」，完成匯款手續後，請將訂閱者姓名、詳細住址及訂閱本刊起迄期數、冊數，併同匯款收據傳真或郵寄至本社，傳真電話：（〇二）二五三二〇三七六。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三八七號；「中華民國的空軍出版社」。

三、本刊歡迎微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漫畫、照片等各式之創作，請踴躍來稿；一經錄用將附稿酬，並致贈當期月刊。

空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 敬啟